

夏晓虹
杨早 编

酒人酒事

老子
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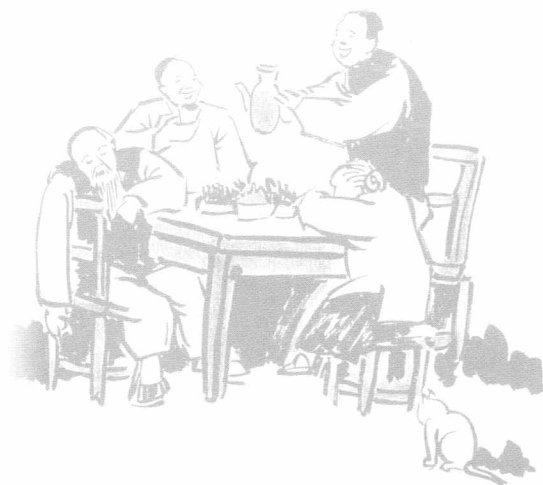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013043409

I266
203
2012

酒人酒事

谷子
书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I266

203

2012



北航

C1650844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人酒事 / 夏晓虹, 杨早编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2.11

(闲趣坊)

ISBN 978-7-108-04248-4

I. ①酒… II. ①夏… ②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
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4209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 郑 勇

封面设计 康 健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

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3.5

字 数 268千字

印 数 0,001—5,000册

定 价 29.00元

小 引

夏晓虹

三联书店的“闲趣坊”拟集谈茶、说酒的文字各为一册，由出自平原门下的一对弟子夫妇分任其事。主持者亦为其早先的学生，知平原善茶，本人贪杯（实则酒量有限），遂邀我二人各领一册，撰写书前“小引”。

我最初对于酒的认识是受了李太白的误导。“文革”中读他的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，便信以为真。当时，这位“法家”诗人的另几句诗也牢记不忘：“天若不爱酒，酒星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地应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不愧天。”很惭愧，这次为作文，查找出处，才发现它竟然与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同出一源，也就是说，上引数言实为《月下独酌》第二首的前半篇。这对于古代文学出身、至今尚在此道中谋生的我，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

如此开篇，并不表示我野心很大，希图留名青史才铺糟啜醢，其实，我想强调的只是那种“名人好酒”的先入为主的印象，尤其是它还关联着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的惊人酒量。不过，此书

的文章多少修正了一点我的想象,因为我发现,那些真知酒趣、文章佳妙的名家,倒很有些自认“不会喝”或“并没有好大的量”,起码周作人、老舍、张中行这三位可以为我作证。甚至接受了中国酒文化协会委托、征稿编辑《解忧集》的吴祖光先生,也承认自己“完全算不上是个嗜酒者”(《〈解忧集〉序》)。至于坦言“对于酒,根本我便不大喜欢”的马国亮,以及“从来不知酒滋味”的姜德明(分见《酒》与《无酒斋闲话》),也在本书中留下了好文章,更证明了好酒与名气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
探讨酒与文的关系将是一篇大文章,我这里想说的只是酒量大小对酒话的书写有什么样的影响。依照我的观察,撰写此类文字的最佳状态,应该是作者“爱喝酒,但是酒量并不大”(刘大杰《喝酒》)。如果完全不喜欢酒,便只能像马国亮与姜德明一样,谈一点酒事。而酒趣需要日积月累的培养与品味,于是,毋庸置疑,爱酒应该是第一位的。但鲸吸百川式的豪饮不醉,则可能因“杯莫停”,而错过了酒中味。当然,也有真正的“好酒”者感觉“妙处难与君说”,索性搁笔。所以,好酒量不见得有利撰文。被人画在大酒坛边的鲁迅,以及女儿眼中“‘泡’在酒里的老头”汪曾祺(汪明同题文),或许都为此没有留下传世酒文。至于20世纪70年代方在台湾冒出、去年才引进大陆的唐鲁孙先生,确是酒道中的高手,不过,其“酒话连篇”(借用其文题)之日,却已在“举杯为敬”之时(见《说烟、话茶、谈酒》)。当年的豪举氤氲化为纸上的墨迹,追思起来才更显韵味深长。

上面说的拿捏好“醉与不醉”之间的分寸这点作文意思,古

人其实已经先我而言。“不会喝酒”的胡山源在编辑《古今酒事》一书时,序言开头便称引了范成大的话:“余性不能酒,士友之饮少者,莫余若;而能知酒者,亦莫余若。”胡氏借用此言,是为了表示他的“虽不能至(酒国),心向往之”的心情。《古今酒事》的集成即为其“知酒”的凭据。

还可以略加申说的一个话题是文人与酒的关系。现代作家对于各地酿酒业的贡献实在非同小可。不便说是“一经品题,身价百倍”,但无论如何,文人的反复言说,确实积淀、造就了不同的酒格,赋予佳酿以深厚的文化意蕴。于是,讲到绍兴酒,就会想到周作人;提起北京大酒缸,也总忘不了张中行。而且,在这些文字的品鉴中,你分明可以读出绍兴老酒的文人气与北京白酒的平民味。即使是唐鲁孙这样的贵族子弟,见多识广,喝遍天下,一旦讲起绝品名酒来,照样透着几分平易亲切。

不过,酒到底与茶不同,后者一律受到文人的青睐,其为大雅之物自不待言。酒却不然,雅士固有深好,俗人更加垂涎。因此,文人说酒也少不得道及此中恶趣。其他还有分别,最招人嫉恨的一定是劝酒。周作人谓之“苦劝恶劝”(《谈劝酒》),谌容更是专门作文痛批,呼吁饮酒的“宽松”与“自由”(《劝酒》)。不过,这仍然是见仁见智。生长于京城的肖复兴,即从中体味出“北京人淳朴古老的遗风”,被劝得尽醉方休,“这才叫喝好了酒,这才叫不把自己当外人”(《北京人喝酒》)。或许正因为酒的通俗性,谈酒的文字反不及说茶俯拾即是。编者于此愈发感激吴祖光先生的高明,由其主编的《解忧集》确是至今为止最好的现

代酒话录,选文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。

因《古今酒事》的取材截止于清季,《解忧集》又全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作,中间、后面尚有很大的空子可钻。于是,才有了《酒人酒事》这一本书。

2006年5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尽管在本书编选、出版阶段,我们和三联书店一直在尝试多方努力,希望取得入选稿件作者的出版授权,但迄今仍有部分本书作者未能取得联系,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惠函三联书店,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。

编者

2007年8月8日

目 录

1 小 引	夏晓虹
-------	-----

辑一 何以解忧

3 谈酒	周作人
7 何以解忧	潘序祖
15 戒酒	老 舍
17 饮酒	梁实秋
21 烟酒	章克标
24 酒	马国亮
29 《古今酒事》序	胡山源
33 信仰	金克木
37 谈微醺之意	吴 放
41 酒故	黄苗子

48 酒 张中行

58 买春 王利器

61 诗人与酒 洛 夫

66 谈酒 潘际垞

72 干一杯,再干一杯
范 曾

78 漫天论酒 许 淇

辑二 壶边天下

85 谈酒 台静农

89 谈酒 唐鲁孙

99 饮酒 金受申

108 沙坪的酒 丰子恺

113 鉴湖、绍兴老酒 曹聚仁

120 酒 柯 灵

126 大酒缸 张中行

129 曲蘖优游话酒缸 唐鲁孙

133 上海的柜台酒 唐鲁孙

137 上海酒店巡礼 张若谷

141 屋后的酒店 陆文夫

144 北京人喝酒 肖复兴

147 日本人喝酒之我见

(外一篇) 李长声

153 玩葡萄酒的方式 迷 走

157 壶边天下 高晓声

辑三 酒话连篇

171 酒话连篇 唐鲁孙

178 谈劝酒 周作人

185 新年醉话 老 舍

188 酒令 丰子恺

190 乾隆二年的酒 周 劭

193 喝酒 刘大杰

196 喝酒——喝也不行，

不喝也不行 李 敖

207 酒与食 唐振常

211 壶中日月长 陆文夫

219 斗酒不过三杯 舒 婷

223 嗞嗞作响的微醺

记忆 杜祖业

229 三杯过后 老 烈

234 酒戒 张北海

242 丁卯话酒 于浩成

251 酒令 邓云乡

257 无酒斋闲话 姜德明

260 《红楼梦》与酒及

其他 周 雷

264 酒望子 虞云国

271 酒楼茶肆 伊永文

288 我国谷物酒和蒸馏

酒的起源 孙 机

辑四 酒界往事

301 《解忧集》序 吴祖光

309 我的酒友 周作人

311 吃酒 丰子恺

316 湖畔夜饮 丰子恺

321	战都酒徒	司马迁
324	举杯常无忌,下笔	
	如有神	钟 灵
327	借题话旧	方 成
332	喝酒的故事	冯亦代
345	我的喝酒	王 蒙
354	醉话	吴 强
365	独饮小记	洛 夫
370	父亲醉酒	叶至诚
374	酉日说酒	李 準
380	我与酒	常任侠
384	饮酒记	北 岛
392	酒与补品的故事	柯翠芬
399	酒和酒的往事	陈若曦
409	酒人酒事	李硕儒

辑一 何以解忧

谈 酒

周作人

这个年头儿，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虽是京兆人，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，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。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，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，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，因为儿歌里说，“老酒糯米做，吃得变 nionio”——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。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，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，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，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，俗称“酒头工”，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，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。有一个远房亲戚，我们叫他“七斤公公”，——他是我舅父的族叔，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，所以舅母只叫他作“七斤老”，有时也听见她叫“老七斤”，是这样的酒头工，每年去帮人家做酒；他喜吸旱烟，说玩话，打麻将，但是不大喝酒，（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，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的酒。）所以生意很好，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。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，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，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，好像是螃蟹吐沫（儿童称为蟹煮饭）的样子，便

拿来煮就得了;早一点酒还未成,迟一点就变酸了。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,别人仍不能知道,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,正如骨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。

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,以表示其斯文,实在是不对的。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,浅而大,底有高足,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槟杯。平常起码总是两碗,合一“串筒”,价值似是六文一碗。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,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,以洋铁为之,无盖无嘴,可倒而不可筛,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,筛出来的不大好吃。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“荡”(置水于器内,摇荡而洗涤之谓)串筒,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,客嫌酒淡,常起争执,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荡串筒,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。能饮者多索竹叶青,通称曰“本色”,“元红”系状元红之略,则着色者,唯外行人喜饮之。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,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。相传昔时人家生女,则酿酒贮花雕(一种有花纹的酒坛)中,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饗客,但此风今已不存,嫁女时偶用花雕,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,饮者不以为珍品。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,却有极好的,每年做醇酒若干坛,按次第埋园中,二十年后掘取,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。此种陈酒例不发售,故无处可买,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好酒,至今还不曾忘记。

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,又这样的喜欢谈酒,好像一定是个与“三酉”结不解缘的酒徒了。其实却大不然。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,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,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

下酒,且喝且谈天,至少要花费两点钟,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
少了。但我却是不肖,不,或者说有志未逮,因为我很喜欢
喝酒而不会喝,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。自从
辛酉患病后,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,定量是勃兰地每回二十格
阑姆,葡萄酒与老酒等倍之,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,到现
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,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。(以前大
家笑谈称作“赤化”,此刻自然应当谨慎,虽然是说笑话。)有些有
不醉之量的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,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羨,只可惜
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,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,
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

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,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,其实别的酒
也未尝不好。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,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
泡,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,也总觉得不很和
善。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,只是仿佛新酒模样,味道不很静定。
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,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兰地。我觉
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,至于酒则很有工夫,决不下于
中国。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,正如吸烟卷一般,但不
必一定进国货党,咬定牙根要抽净丝,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
是无所不可的,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。

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?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。有人
说,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。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
是怎样的,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,不知怎的我的醉
大抵都只是生理的,而不是精神的陶醉。所以照我说来,酒的趣